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6 1954

20
23
712

T1898 / 8632

FEB 16 1954

自原下古世色
函入

九也
函入

自原下古世色

函入
宿之

五燈會元卷第八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

玄泉彥禪師法嗣

黃龍誨機禪師

玄泉二世和尚

羅山閑禪師法嗣

明招德謙禪師

華光院範禪師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瑞峯神祿禪師

洛京柏谷和尚

妙勝玄密禪師

大寧隱微禪師

羅山紹攷禪師

五燈會元

卷第八

五燈會元卷第八

目錄

西川定慧禪師

白雲令弁禪師

天竺義澄禪師

清平惟曠禪師

金柱義昭禪師

潭州谷山和尚

道吾從盛禪師

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興聖重滿禪師

寶應清進禪師

玄沙備禪師法嗣

羅漢桂琛禪師

天龍明真禪師

仙宗契符禪師

國泰院瑫禪師

白龍道希禪師

安國慧球禪師

南臺誠禪師

螺峯明法禪師

睡龍山和尚

雲峯至德禪師

大章契如庵主

蓮華神祿禪師

國清師靜上座

長慶稜禪師法嗣

招慶道匡禪師

報恩寶資禪師

翠峯從欣禪師

鷲嶺明遠禪師

龍華彥球禪師

保安院連禪師

報慈光雲禪師

開先紹宗禪師

傾心法瑫禪師

水陸洪儼禪師

廣嚴成澤禪師

報慈慧朗禪師

長慶常慧禪師

石佛院靜禪師

觀音清換禪師

東禪契訥禪師

長慶弘辯禪師

東禪可隆禪師

仙宗守玘禪師

永安懷烈禪師

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資國道殷禪師

祥光澄靜禪師

報慈從瓌禪師

龍華契盈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

保福展禪師法嗣

延壽慧輪禪師

保福可倚禪師

海會如新禪師

漳江慧廉禪師

報慈文欽禪師

萬安清運禪師

報恩道熙禪師

鳳凰從琛禪師

永隆慧瀛禪師

清泉守清禪師

報恩行崇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德山德海禪師

後招慶和尚

梁山簡禪師

建山澄禪師

招慶省燈禪師

康山契穩禪師

西明院琛禪師

鼓山晏國師法嗣

天竺子儀禪師

鼓山智嚴禪師

鳳凰山彊禪師

鼓山智岳禪師

鼓山清諤禪師

報恩清護禪師

龍華照禪師法嗣

瑞巖師進禪師

雲龍院歸禪師

白雲智作禪師

龍山智嵩禪師

龍山文義禪師

襄州定慧禪師

淨德冲照禪師

六通志球禪師

功臣道閑禪師

報國院照禪師

白雲院迺禪師

翠巖參禪師法嗣

龍冊子興禪師

佛嶼知默禪師

鏡清怱禪師法嗣

清化師訥禪師

南禪遇緣禪師

資福智遠禪師

烏巨儀晏禪師

報恩岳禪師法嗣

妙濟師浩禪師

安國瑫禪師法嗣

白鹿師貴禪師

羅山義聰禪師

安國從貴禪師

長慶藏用禪師

永隆彥端禪師

瑞峯志端禪師

仙宗院明禪師

安國院祥禪師

睡龍溥禪師法嗣

保福清豁禪師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

白兆圓禪師法嗣

大龍智洪禪師

白馬行靄禪師

白兆懷楚禪師

四祖清皎禪師

三角志操禪師

興教師普禪師

三角真鑒禪師

太陽行冲禪師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紫蓋善沼禪師

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二世和尚

玄都山澄禪師

嘉州黑水和尚

黃龍智顯禪師

昌福院達禪師

呂巖洞賓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報恩契從禪師

晉照院瑜禪師

雙溪保初禪師

湧泉院究禪師

羅漢院義禪師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語具別卷

清溪洪進禪師

清涼休復禪師

龍濟紹修禪師

延慶傳殷禪師

南臺守安禪師

大龍院秀禪師

天龍機禪師法嗣

雪嶽令光禪師

仙宗符禪師法嗣

仙宗洞明禪師

福清行欽禪師

國泰瑄禪師法嗣

齊雲寶勝禪師

白龍希禪師法嗣

廣平玄旨禪師

白龍清慕禪師

靈峯志恩禪師

東禪玄覺禪師

報劬玄應禪師

招慶匡禪師法嗣

報恩宗顯禪師

龍光澄忞禪師

永興可休禪師

太平清海禪師

慈雲慧深禪師

興陽道欽禪師

報恩資禪師法嗣

福林院澄禪師

翠峯欣禪師法嗣

報恩守真禪師

鷲嶺遠禪師法嗣

鷲嶺通禪師

龍華球禪師法嗣

仁王院俊禪師

酒仙遇賢禪師

延壽輪禪師法嗣

歸宗道詮禪師

龍興院裕禪師

保福倚禪師法嗣

隆壽無逸禪師

大龍洪禪師法嗣

大龍景如禪師

大龍楚勛禪師

普通從善禪師

白馬靄禪師法嗣

白馬智倫禪師

白兆楚禪師法嗣

青原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清溪進禪師法嗣

太平從漪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龍濟修禪師法嗣

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

風吹不滅眉州黃龍禪師不生也

禪師福州圓通緣德禪師侍者後

附師有偈奉先慧同禪師沈吟誰

日法堂惟河東廣原禪師本來心

蒲齋參鞞相去歸

阿東黃泉鞞相

青寂真鞞相去歸

奉夫慧同鞞相

太平發鞞相

圓嚴慈憐鞞相

青奚並鞞相去歸

圓嚴慈憐鞞相

黃蒲並鞞相去歸

圓嚴慈憐鞞相

延壽青泉下世

圓嚴慈憐鞞相

白泚焚鞞相去歸

新壽王并鞞相

白馬靈鞞相去歸

白馬昏俞鞞相

晉嚴發善鞞相

大蒲焚煇鞞相

大蒲景收鞞相

大蒲焚煇鞞相

五燈會元卷第八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彦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

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

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

師曰白日沒閑人

温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久為瑞巖侍者後

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

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惟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

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于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

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否師曰慙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

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
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
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鷲雷聲卽向汝道言訖
而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
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
墜蠟人機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
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
絕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

曰三寸不能齊鼓韻痙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
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群峯
何伸向背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
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于一隅激揚
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常到
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
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

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
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
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叅學一
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
卽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
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
舉仰山插锹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锹處師召
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
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
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日某甲致一問若道得

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舉金剛經
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
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
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
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
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
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
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于中路相遇便
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
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泊

賺我踏破一納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柰何師曰因甚麼以也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于堂室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歿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拋却真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

虛抵者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鷗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劄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咬得著是好手問放鶴出籠和煙去時如何師曰爭柰頭上一點何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

會元卷之八
五
有多少莖眉毛在新到參纔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
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時
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一日天
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
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眾隨至立定師又曰纔
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問國泰古人
道俱胝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
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師曰不
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解院不安附書
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

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
箭透過那邊去也會下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
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曾曰
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
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
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
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
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屨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
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趁出師有頌示衆
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

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臨遷化上堂告衆囑付訖僧
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
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
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
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鷲刀叢
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
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
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
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

因而省悟後回江表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
場闡揚宗旨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
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
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
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
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卽今作麼生日如何通信師
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
畢竟如何師曰脚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露曰
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劔師曰不出
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甚麼

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
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攷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
一齊出來問待老僧一齊與汝答僧便問學人一齊
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
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
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卽今事作麼生山揖曰喫
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
在西蜀峩嶓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
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山來日
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
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
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麼處來師
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趨至僧堂前見師
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

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
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
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旣處
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
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
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
倒師從此契悟卽禮謝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有輸贏
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是作家便
歸方丈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
是活人劔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
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師曰然新到參
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
事有偈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
烈士也應難惜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起去問
孺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覓曰挂角後如
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覲面事
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
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
柰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門下客
必不怪于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
路了知生歿不相關曹谿路卽不問如何是羅山路

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
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
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
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
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
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鞏
接三平曰解擘當霄箭因何抵半人爲從途路曉所
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

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白牛頌
曰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
峯頂回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
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
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
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
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
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
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時日一
素食出言有異旣冠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
剃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陞臺宣戒本布薩也乃曰
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
乎于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
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惟心
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
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惟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

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
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誘迪
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
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
挿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
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
曰爭柰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
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
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一日
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

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

僧報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

法眼古人意旨如後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

何眼云蒼天蒼天妙爲當抵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

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

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

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

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

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

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没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

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
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
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鷄
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
模樣祇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卽
今聲色縱縱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卽汝靈性
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
色穿破汝眼因緣卽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
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
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

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
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
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習若論
殺盜媾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
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
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
曰我若向汝道便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
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麼
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塞却
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

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

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

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問以字不成八字不

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會那日學人實不會

師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

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

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為甚麼不道師曰是

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

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

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

出世普為群生和尚今日為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

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

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

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

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為阿誰師曰和

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

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

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舉

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

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

會元卷之八 天是 百

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
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為甚麼不讚歎問承教
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
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處來
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
為甚麼對眾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
鴛鴦曰鴛鴦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問僧甚處來
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
僧家為甚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顧問王太傅上雪
峯施眾僧衣時從弁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弁

歸弟曰某甲為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甚麼弟

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

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弁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

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

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祇如羅漢恁麼道

落在甚麼處問僧汝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

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

如此師曰汝話墮也眾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

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問如何是學人本來

心師曰是你本來心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

甚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甚麼人問鏡裏看形見
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問但得本莫愁末如
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
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
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天成三年秋
復屆閩城舊址徧遊近城梵宇已乃示寂茶毗收舍
利建塔于院之西隅諡真應禪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禪師台州人也得法玄沙復
回浙中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舉宗風歎
唱本分事便同于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出

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
還會麼若更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
時人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
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何是寂爾
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兔角
生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
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
香日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
指玉樓

福州仙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

合談何事師曰別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
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
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
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
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
柰何曰優曇花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
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閩中諸
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
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
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
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國泰院瑫禪師上堂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
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
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
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毘盧師曰某甲與
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卽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
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曰磨
後如何師曰古鏡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
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

管元卷之八
冊
沒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
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
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卽今如何師曰非
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
見箇甚麼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爲
甚麼不裁師曰須知好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
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唇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
唇鋒問將來曰恁麼卽群生有賴師曰莫闕言語問
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
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卽今見出師曰曾
賺幾人來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

亦曰中塔

泉州莆田人也玄

沙室中參訊居曾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
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
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
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卧龍法席孰當其任鼓
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
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
誰是球上座于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

久日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旣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曾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

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會之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歿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羈縻拶損僧參問曰去却僕從便請相見

師曰眨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去也
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
何是大庾顛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
曰這般底論却不奈何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
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
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
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
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
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

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螺峯冲奧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人現成
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
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
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
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
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
之僧乃走師曰任任向後遇作家舉看上堂舉拄杖

日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
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云我不恁麼道
僧問和尚作麼生道

慶以杖下
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
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
舍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
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
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
閻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素蘊孤操志探祖

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
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
隱于小界山到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
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歿到來如何回避
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歿拘將去也師曰阿
唧唧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
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
師以錫擯之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
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清豁冲煦二長老嚮師
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粟豁問道者如庵

管元卷之八
王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
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
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于左右不
覺及夜覩豹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遶豁因有詩曰行
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
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
公尋于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
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未陞座
先于座前立曰大王大眾聽已有真正舉揚也此一
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
方乃登座僧問大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
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
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
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
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
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
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
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

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及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任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籍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于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汝每日口嘮嘮地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泊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甚麼如此大眾且道從

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
麼時有僧出曰大眾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
好與二十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
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
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
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
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
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
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

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
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
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
八倒問學人根思遲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
曰這箇是老婆心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
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來
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
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
汝道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
問僧你道直幾錢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因地動僧問

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
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
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
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
還共汝知聞麼上堂次大眾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
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
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
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
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
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

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
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
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
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
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
淺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
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
師曰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
僧祇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

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卽茶逢飯卽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劔師曰延平屬劔州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重便歸方丈却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丈來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于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曰謂衆曰今日旣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祇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卽出來相共作箇榜樣僧問此

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湧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
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
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
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
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
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未後一句子
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
卽出來若無人買卽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僧問
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
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豫章鐵柱堅曰學人
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
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
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
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瘡病之藥不假驢
馳若處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卧
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
爲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
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

放你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
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
肯汝卽得闍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
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
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
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卽得問大
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
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
處所卽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麤問夫說
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
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
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王巡
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
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拾枯柴煮布水國王益加欽重後終于本山靈塔存
焉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眾不待
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
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

得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
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
祇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
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
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拈
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于師幾成走
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
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
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
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
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
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
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
後住龍興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
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
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
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
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

涸者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任廣嚴道場今法安院僧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伏唯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二間茅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旣無維那兼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也師曰爭柰一翳在目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風不傷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燄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于物不負于人不在當頭卽今何道師曰違負卽道曰恁

麼則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
縱離添過猶有負慙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
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日恁麼
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
說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
諸佛轉大法輪于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
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
寶旣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

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
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
道亦是分外旣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
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
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
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于座前側立曰大
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山僧謾諸人

去也遂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
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口恁麼則大衆側聆去也師
曰空側聆作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
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上堂大好
省要自不仙施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仙宗院守玘禪師久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叅師
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
假卽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

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
曰爲汝常在曰秣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
驢年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蹇
作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污却
也上堂大衆正是着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
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舍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
方丈僧問旣到妙峯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曰甚麼
人爲伴侶師曰吃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

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
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
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
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
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
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
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路
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古有言
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
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
那畔雀兒聲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華
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

日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甚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孟問殿主

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

曰待有龍郎降公曰忽遇拏雲渡浪來時作麼生主

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

僧百丈怕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長慶謂太傅曰雪峯豎拂

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

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朗上

座與明招把鉢忽翻茶鉢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

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為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

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

慶斂了却向外邊打野榷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

人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

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

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

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雲

在青天水在甌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瞥落也曰還

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郎亂便下
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曰親切
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
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郎不悋曰恁麼則不煩于
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橫說豎說
猶未知向上關挨子如何是向上關挨師曰賴遇孃
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曰便請師
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
等瞻請師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恁麼則垂慈方
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
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歛
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
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界師曰雨
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
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
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
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羨倉米飯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

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任後僧問明言妙句卽不問請師真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卽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痒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自巳事師曰暗筭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曰爲

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則似是卽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龕織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上堂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問和尚見古人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于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去也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擣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群生有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日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

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毘盧今朝嶽麓
珍重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
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
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卽闍黎會問
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
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卽今作麼生曰大衆總見師
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
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
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
擾忿忿晨雞暮鐘

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
得藥來否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可惜許
曰如何是人王劔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
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
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連

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
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日恁麼則不受歲
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
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燈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
殿觀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
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槩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
身福然之後任招慶開堂陞座良久乃曰大眾向後
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
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

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况是曹谿門下子孫
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如何得不傷于
已不負于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
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
道師曰嗔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
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
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
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
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
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

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
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
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
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歿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
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
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
旣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
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
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
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衆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

四威儀內坐爲先澄慮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
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
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示執坐禪
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
無非是處憤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
與慧休鄰或遊泉石或闖闖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已
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
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
師曰辨得也未曰恁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

搔痒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
箸瓦椀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糞倉米
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温州樂清陳氏子初
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
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
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于此有省後回浙中錢
忠懿王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衆

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于禪德轉迷歸路時寒
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
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
且置僧乃問祇如與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

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
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
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
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
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卽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
也無師曰熱卽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

日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光福門
下超毘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
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因措師便喝將
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携屐已歸西國
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
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
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
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
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
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卽得與
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求真朱氏子容若梵僧禮
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衆皆回眸山披襟
示之衆因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
曰近前來師近前山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歛
手端容退身而立山莞然竒之任後上堂還有人向
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
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
裏蓮生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海問如
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

去也師曰胡孫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
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
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何是
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
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卽今在甚麼處曰恁麼
則大衆有賴也師曰干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
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巖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
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卽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曰
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
曰還會麼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曰若
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這箇
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
有如許多事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
天輻輳于禪連至理若爲于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
大衆曰恁麼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
師曰仁者作麼生日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
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疆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化溫陵不跨

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曾撞出曰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汚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卽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恁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恁且莫掠虛好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任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久立珍重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慙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冲煦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于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鞵木屐開寶三年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

于建州雞足山卧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台州大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劔時如何師曰落日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日離此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
指示師曰紅爐不墜雁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雁
門關師曰青霄豈恡衆人攀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
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
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昇進處也無師曰米消瓦
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
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
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
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愧還委得麼如今與
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
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
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
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
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柰狼籍
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裏真金
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慙道者
名

翠巖叅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
佛否師曰誰是衆生日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
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
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
師曰凡聖相續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
黎舉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
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堂前上堂山僧
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
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
今且要諸人于本分叅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
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有
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怱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
去師曰好曰恁麼則得遇于師去也師曰珍重僧來

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曰恁麼則大眾久立
師曰抑逼大眾作甚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
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
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脚忽騎馬至
僧問師既是鐵脚爲甚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
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官人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
甚麼却爲尊宿師曰千歲祇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
凰兒上堂此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口請師道
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

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曰恁麼則始
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
有擔胝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
去也清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旨住後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鏡湖波裏
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
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
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麼會去卽

今便了不會塵沙筭劫祗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
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
無差別涅槃生歿幻化所爲性地真常不勞修證珍
重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于唐乾符
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
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
母乃于郭南翊別舍以遂師志舍傍陳司徒廟有凜
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
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胫或者云是

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于湖訥禪師未
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
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栢蒼唐山德
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
默識之遂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
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觀
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
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
髮被肩胸臆尚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
郎慎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

師不與之辨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
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憊亦獲舍利歎曰此後
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
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
頓瘳因錫號開明及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
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
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
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
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
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
禱之如嚮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卽第二頭不擬
卽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
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
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曰還露也無師曰
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
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沿
沿地日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

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
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
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像被虎齧問師旣
是聖僧爲甚麼被大齧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
無慙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安國瑫禪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
頭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大衆驗看問如何是白
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
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師
曰放過卽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供養
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
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
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
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
胡鬚赤曰秣如傍觀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
所以按劍師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卽不具眼若無
分付處卽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如
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卽且須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卽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衆集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日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谿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會元卷之八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眾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瑞峯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于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任後上堂舉拂子曰曹谿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

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掴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麼則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船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卽廓清五蘊吞盡十方開寶元年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

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出
瞻禮師尚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率諸官
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
出問雲愁露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告別師垂
一足應曰法鏡不臨于此土寶月又照于何方師曰
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
是本常師長噓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
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
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爛
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卽壞
三界若在三界卽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
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
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
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無端雖
然如此事不得已于中若有未覲者更開方便還會
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卽
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
子僧曰古人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問如

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尙家風
師曰衆眼難謾

睡龍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谿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

國師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山如庵主語具如庵主章又參睡

龍龍問曰谿閣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谿嘗

訪大章得箇信處龍于是上堂集衆召曰谿閣黎出

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

曰香已拈了悟卽不悟龍大悅而許之上堂山僧今

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良久曰和與

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

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

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

旣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

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

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卽不無成而不處曰旣是成

功爲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

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

師忽捨衆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

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

山卽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于林野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公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

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
冤讎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甚麼方所師曰這鈍
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
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顛顛鎮
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
兒孫勿令有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
尚爲甚麼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爲你周由者也

曰請和尚卽古卽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詮卽不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祇
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
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
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真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堵

郢州太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
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歿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
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纔生便死時如
何師曰賴得覺疾

睢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
回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乾坤曰道
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羨與羨要飯與飯問黃龍出
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
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俊
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麼道落
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僧參師
乃問未到這裏時在甚處安身立命僧叉手近前師
亦叉手近前相並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尚與
誰並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自
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鉏地次見師
來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
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舉似首座曰和
尚近日可畏座曰作麼生僧舉前語座曰和尚近日

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曰某甲恁麼道
未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打七
棒僧辭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
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
祇這也還難師豎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
佛師曰祇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
祇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敲禪
牀三下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
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
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
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
便打師于此有省卽便禮拜

鄂州黃龍智顛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
卽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異去也師曰延
平劔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睢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
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卽不問如何是今
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

謾得卽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
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
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卧時如何師曰異中
還有異妄計不浮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
日落把土成金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于長
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
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仙六神和合
體安然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
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

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
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出
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柰囊有
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
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
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于言
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戀永中金
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
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彬東下湘江今見
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

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鷁麼放一箇出來看良久曰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劔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出師曰好著精彩僧擬伸問師

曰甚麼處去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鉞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柰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卽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誑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之機時有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欲出

不出時如何師曰當衙者喪日向去事如何師曰決
在臨鋒僧禮拜師有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
頓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
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
夏靈峯劔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曰
千般徒設用難出羈縻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
則放出一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
咨和尚師曰甚麼處去也曰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

曰抖咄地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
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如何師曰
俊鷄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是好底
僧禮拜起問龍泉寶劔請師揮師曰甚麼處去也曰
恁麼則龍谿南面盡鋒鉞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
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
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

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
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
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
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
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
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箴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
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
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住後僧
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
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問衆曰古人
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
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
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
患墮空旣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叅尋宗匠依地藏
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
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
見麼師曰見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于言下有省後
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
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豎起拄杖曰祇這箇

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後繼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
清涼道場延請居之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
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
奇特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麼奇特試舉看若
道無卽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
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麼不知去珍重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日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
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
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
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

入正受師曰色卽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
卽色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
祖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
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麼卽便休歇
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卽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
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况不及曰請和尚道師
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提師曰
曰問取鬪醜後人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
曰你甚麼處得這箇問頭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

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為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

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天福八年十

月朔日遣僧命法眼禪師至囑付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

眾普集師端坐警眾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

塔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

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

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

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

方省悟再辭地藏觀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上堂

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

義若人辨得不妨于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

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于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同于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空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覩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

師日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問如何
是普眼師曰纖毫覩不見曰爲甚麼覩不見師曰爲
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會遷
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
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
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
還會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未了問
取曹山去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
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
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
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潞府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
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
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
師曰道甚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
到師曰卽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
寂底響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鑪香終日凝然萬慮

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杭州天龍寺清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甚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今日得遇于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

天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僊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鞵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談真逆俗師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

卷之八
答

國泰瑄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
常徹底擬問卽波瀾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
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
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
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
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

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

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

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

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

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

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徒勞側聆師喝曰

出去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

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

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我進
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
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
甚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
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
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甚麼却有佛
有衆生師曰話墮也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
嗣何人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
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吳氏子漳州
刺史陳文顯創院請師開法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
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
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
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寶
八年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十
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
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誠門人曰吾滅後不得以喪服
哭泣言訖而逝

招慶匡禪師法嗣

會元卷之八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
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
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
筵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曰恁麼則一機顯處
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
裏看鴟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劄住
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
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
久僧曰恁麼則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
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日如何是法王

師曰莫孤負好日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
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悵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叅師問甚處
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
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
天下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牢收取問大作業底
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
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

師爲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花異草嶺頭生

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僧問匿王請佛旣奉法于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于此日幸施方便無恡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間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報恩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沒幡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翠峯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兔走頻

鷲嶺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是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

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訶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卧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筆又聞泛玉山還報類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音忽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連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

空不空箴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
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產娑婆
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酷師于祥
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
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和尚親
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
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
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

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比擬忘言
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
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
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張南金具疏集道
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
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
來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
在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卧粥稀後坐雍熙二年順

寂塔于牛首庵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卽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祗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

日展卽徧周沙界縮卽絲髮不存展卽是不展卽是
師曰你從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交
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你爲甚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
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
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
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目便恁麼
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
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白馬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
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觝墻曰學人不
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
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
塵劫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
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青原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峯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清谿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凹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甚麼問大

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老宿剃染徧游諸方江南國主于廬山建院請師開法

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

明有甚麼用處祇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

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僧

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

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時也曰未審作

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本朝遣帥問罪江南後主
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
渡江入盍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
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
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增敬而見曰禪
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
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
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也
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
日囑令門人累青石爲塔乃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
至也言訖而逝謚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僧問教中
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克滿于法界
普現一切羣生前于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見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擬阿那箇
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
偈剎剎現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

移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銛請開法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參次日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助緣比丘明椿方廣

如剛

如

口

管

真

華

真



